



外婆家里有片花海

□作者:谢小白

十几年过去了,我仍然记得那年黄昏,拐进外婆家小院时的震撼。

从从枝叶间,胭脂红的花朵热热闹闹地绽放着,从门内照壁至堂屋窗下,泼泼辣辣,不管不顾地开着,霸占了大半个小院。外婆摇着蒲扇,伫立花前,笑意盈盈:“这是我的夜来香。”那语气里的骄傲,仿佛她拥有着整个世界。

同样被震撼的还有妈妈,具体行动就是,她在听完外婆的科普后,钻进花从里,捡了一大把黑豆豆。从此,每年夏天,我家的墙角便会长出一丛丛的夜来香。

这黑豆豆便是花的种子,皱巴巴的,绿豆大小,地雷一般,有些地方因此唤它“地雷花”。这名字叫得随意又有戏谑的成分,就好比一个柔美的江南女子她的网名叫“铁锤”,任谁听出其中的反差,都会“啊?”一声,尔后哑然失笑。

如地雷一样,黑豆豆落地便能“生花”。就那么随手一抛,只要它落入了土中,从此你便可不管不问。它兀自生长,开枝散叶,悄然结它的种子,自然成熟,熟

而蒂落,落地生花,循环往复,点亮着一个又一个夏天。

我想,这才是外婆爱它的根本原因。我外婆大大咧咧,风风火火,全然不是那种为风花雪月伤春悲秋的女人。她几乎不种花,但凡种了,一定是因为此花好养活,且兼具好看。

外婆有时简称它为“夜香”。顾名思义,此花入夜绽放,吐露芬芳。其实,我特意观察过,它并非总是那么“守时”,有时不及黄昏,才四五点钟,它就迫不及待地张开小喇叭似的花衣,吐出丝线般的花蕊,散出幽幽清香。有时赶上阴天,没了太阳的烘烤,它还会白昼里加个班。可见,来香与否,跟夜无关,主要取决于天气和光照。

但人们还是乐于拿它当报时的,有些地方干脆称呼它“晚饭花”“洗澡花”。言外之意,此花一开便该吃晚饭了,该卸下一天的疲惫,洗个澡乘夜纳凉了。

还有些地方,叫得很客气,唤它“懒婆娘”。因为别的花一大早就绽放了,唯它太阳都快落山了才懒起弄妆。这就有些欲

加之罪了,人家明明上的是夜班呀。

终究,还是学名叫得文雅,叫得恰如其分,紫茉莉。茉莉花般的清香,伴着夜色悠悠入梦来,唯美而浪漫。不过,紫茉莉并不全是紫色,它还有明黄、粉白、半红半白……仿佛什么颜色它都能给你开出来。

外婆爱极了它的这股子元气淋漓,年年夏天为它欢喜,看它花开胜往年。年幼的我,也爱着紫茉莉,只不过不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,而是把它视作玩具。

我常常摘下几朵,麻利地除掉花蕊,像吹喇叭那样放在嘴边“装腔作势”。有时还会取来细绳,将一朵朵花串成环,绕于脖颈。至于那黑地雷般的种子,《红楼梦》里宝玉说过,将其研碎兑上香料便是上好的脂粉。爱美的我,自然不会错过这天然的化妆品,常常将它敲开,蘸取里面的白色粉末涂脸。

汪曾祺曾说:“看到晚饭花,我就觉得一天的酷暑过去了。有时候也会想到又过了一天,也感到一点惆怅。”而我,看到晚饭花,总会想起离去多年的外婆,想起她那满院的夜来香,在黄昏里暗香浮动,摇曳生姿。



山楂映红秋

□作者:葛 鑫

有一个小村落,名曰石棚。它静静地躺在群山的怀抱中,质朴而纯净。村东那座硕大的石头棚,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,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与世事的更迭,也赋予了这个小山村独特的名字与故事。

石棚村里,有一条蜿蜒的小路,自村中的石碾旁悄然延伸,直至南山的深处。那里,有一片山楂林,每当秋风起时,满山遍野便绽放出如火般的红艳。山楂,这山间的精灵,不仅装点了山野的秋色,更承载了一段段关于母爱与故乡的深情记忆。

记忆中的母亲,总是与山楂有着不解之缘。那是一个物质并不充裕的年代,但母亲总能用她的巧手,将简单的食材变成餐桌上的美味,尤其是那酸中带甜的山楂球,至今仍是我心头最温柔的记忆。每当秋风送爽,母亲便忙碌起来,她细心地挑选每一颗山楂,洗净去核,再熬上一锅晶莹剔透的糖稀。那场景,如同一幅温馨的画,定格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。当白里透红的山楂球在母亲手中轻轻旋转,我仿佛能看到爱的光芒在闪烁,那酸甜的滋味,不仅仅是味蕾上的享受,更是

母爱深深的烙印。

岁月流转,山楂树在故乡的山坡上茁壮成长,品种改良,口感更佳,而我也在母亲的呵护下,从青涩走向成熟。然而,随着时代的变迁,市场上的水果琳琅满目,曾经的山楂似乎已不再是我们的最爱。但母亲,却总是对那最初的酸山楂念念不忘,她说,那是一种情怀,一种对过往岁月的怀念。

母亲晚年,心中最大的愿望便是能叶落归根,回到那片生她养她的土地。尽管现实诸多不易,但母亲的心,始终向着故乡的方向。最终,她如愿以偿,长眠在了那片山楂树下,那里,有她最深的眷恋,也有她最温柔的守望。

母亲的墓地,选在了山腰处,视野开阔,可以望见远方。那里,是母亲用一生的时间,为我们描绘的一幅美丽画卷。每当山楂红时,我仿佛能看到母亲恬淡、慈祥的笑容,在红艳艳的山楂后若隐若现。那份爱,如同山间的清泉,潺潺流淌,滋养着我的心田。

让我感动不已的,还有那位本家的大爷爷。他虽



与我们并无深交,却在得知母亲的心愿后,慷慨地让出了自己的土地。砍树造坟,本是无奈之举,但他非但不求回报,还亲手种下了新的山楂树,为母亲守灵,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情谊。这份淳朴与善良,让我深刻体会到了故乡人的温情。

又是一年山楂红,我携着兄妹,踏上归途,去探望那位已化作泥土的母亲。墓地四周,清清爽爽,一棵杂草都不见,显然是大爷爷不久前刚打理过。新种的山楂树,虽还稚嫩,却已挂上了点点红果,仿佛在诉说着新的生命与希望。那一刻,我仿佛听到了母亲的歌声,在山楂树下轻轻响起,悠扬而绵长,如同故乡的风,永远吹拂在我的心间。

山楂树下,母爱如歌绕故乡。这不仅仅是一段关于山楂与母爱的故事,更是对故乡、对亲情、对生命最深沉的礼赞。在未来的日子里,无论我走到哪里,这份爱,都将是我心中最温暖的灯塔,照亮我前行的道路。

和母亲共食一块月饼

□作者:朱超群

周末去母亲家,进门看见母亲坐在沙发边正吃着什么。这边我刚喊了一声“妈”,那边母亲已经惊喜地“唰”地站起身来。走到我面前,母亲摊开手掌给我看,说:“楼上陈阿姨的女儿交了男朋友,毛脚女婿给陈阿姨买了很多中秋礼品,她特意送了块月饼我尝尝……”

一边说,母亲一边把月饼小心翼翼地一分为二,留下她啃了一口的半块,母亲把另外的一块递给我,说:“你也尝尝,真的很好……”我向来不喜欢吃这种高糖又高油脂的食物,更何况,现在这年头,月饼也早已不是什么稀罕物,便想也没想连连摆手拒绝,母亲怔了怔,拿着月饼的手朝我前进了退了几回,终究还是缩了回去。

看母亲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,我索性接过月饼然后放在了桌角,因为好多天没见,我和母亲瞬间拉开了家常,然后更是一起做起了饭。等父亲外面做工回来,我着手收拾桌子,准备端菜上桌。见我忙碌,父亲也开始抢着收拾,然后抢着去厨房端菜。父亲前脚进厨房,我后脚跟进去,却听到父亲正在问母亲:“那个月饼味道不好吗,看你还剩半个在桌子上呢?”

母亲一边一碗碗地盛着饭,一边接着父亲的话茬儿。母亲说:“哪啊,那半个月饼我是给妮儿的,可能是看我先咬了一口,然后再分给她的,妮儿也没要……”

母亲话语里透着一种失落,我

听着心里一下子五味杂陈。我这个人向来粗枝大叶,不注重小节,所以才面对母亲的盛情,我大大咧咧地一口拒绝,其实当时没想到,就是不喜欢吃而已,却没想到在母亲眼里,却分明地品出了另一种滋味,脑海里不由得想起我很小的时候。那时候,我挑食,饭量也小,每次吃饭总要零零星星剩下一些。剩下的,是从来不会被浪费的,母亲总是一把揽了去。用母亲的话说,自己的孩子,哪怕是剩饭剩菜,有什么好嫌的呢?可能是本着这个理念,母亲捡我的剩饭剩菜一捡便是多年。后来我嫁了人,有了孩子,有时候回母亲家,孩子吃了一半的食物母亲依旧会包揽了去,每次面对我的拦阻,母亲依然那句话:自己孩子吃的,才不嫌。

母亲不嫌我们,那么是我们嫌弃母亲了吗?显然不是。而关于这次这块月饼给母亲带来的错误暗示,归根结底,是我没有和母亲做好良好的沟通。

想通了这些,看到那半块月饼还静静地待在桌角,坐下吃饭的时候,当着母亲的面,我故意撕了一小块月饼放入口中,细细品尝过后,我告诉母亲,这月饼味道真的很不错呢,要不是我正在减肥,不能吃这种高糖高油脂的食物,别说这半块了,就是再来三块不嫌多。

母亲一下子哈哈笑了起来,我也笑了。我知道此时此刻,我们的笑是一样的温暖,一样的幸福。



秋水潺潺

李陶摄

我和父亲学书法

□作者:张家益

甲辰暑休,我携家人回全椒老家,看望百又二岁的老父亲,高温之下闭门居家找乐,翻检以前带回家的笔墨纸砚,请老爷子尝试着戏笔弄墨。父亲虽然没有读过书、没有学历,但是不能算不识字的文盲,因为他在少年时放牛帮工,偶尔倚窗听过私塾先生的课。穷人家的孩子对知识的渴望和新奇,让他至今记忆犹新,仅有的偷学内容,加上后来在外做工谋生,又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文字,基本能够识文断字,连蒙带猜可以读闲书看短报。

父亲握管写字也不是第一回,约十年前到重庆过年,在我家里小住半月,我便借写春联之际,请他书写对联、吉语等数幅,从过程效果来看,用笔和结体有一定能力,而且具备明显的传统气息和老书家范式。这次书写还算顺利,我先草拟几张少字的作品小样,诸如“吉祥”“如意”“福喜”等,连同款识体例摆好,然后拍成照片放在电脑屏幕上,请他依样照写,纸张都是两平尺的生宣小品和洒金红纸,有扇面、镜心、横幅,用乡下带来的南瓜作镇纸,拿烟灰缸当墨盘。起初书

写状态比较陌生,字形小、着墨重、行笔慢,对笔性和纸墨效果把控不住,我便从字形大小、位置摆布、着墨轻重、正文款字前后间距等,全程跟进步步指导,他也能很快适应,每写一字就前后关注对照,思量一番。随着渐渐熟练,能自然顺利书写,几乎就不看我的书稿小样了。他用笔直抒胸臆,颇带古风,还有连笔草意,偶然会和名碑古帖暗合,已有几分心手双畅的感觉,对不满意的地方还会稍加补笔修饰。应该是年高历久之故,父亲的字点画迟涩老到,沉实通透,篆籀笔意甚浓,结体曲中有直,方圆兼备,自有烂漫质朴天趣,非一时效颦所能。

随着书写的内容增多,每次书写前父亲都要识读文字,遇到不熟悉的还会问我是什么意思。每写完一张又要端详,我就不停地喊“写得好”,父亲常会摇头摆手表示不满意,看得出来他对书写要求和每一张作品的态度是严谨的,尽管已是期颐之年,但是心智思维依然清晰稳定,也反映一个时代的国人,刻在骨子里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和虔诚。观其作书,不激不

厉,自成一格,一点一画蕴含古法气息,一招一式犹带前人时风,自由自在间流露出人生沧桑和心路感悟。

短暂的假期结束,回味与父亲相处的愉快时光,给我很多人生思考、学习思考、艺术思考。父亲一生务农,淳朴厚道,秉性耿直,虽无宏图大业,但有乡间德名,能寿享遐龄,亦是天道福缘。观学如悟道,作书当做人,不管是为人还是从艺,最重要的应是积极乐观的精神追求,严谨务实的敬业态度,不慕不卑的品行风范,方能行稳致远,积跬步至千里。

